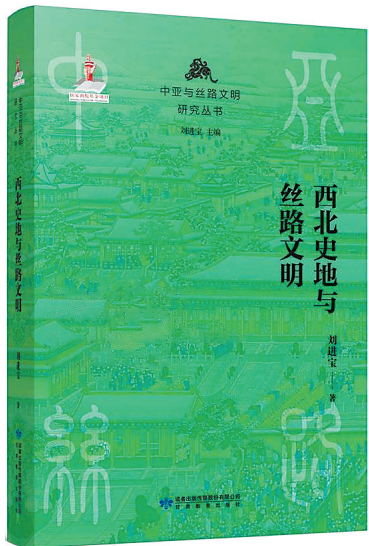




重推

# 西北史地与丝绸之路

□ 刘进宝



国的传播和使用。虽然“丝绸之路”在1877年就出现了,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主要使用“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名称。1933年9月,《北辰》发表的文章中,将张骞开通的中西交通路线称为“绸缎之路”。1935年,朱杰勤使用了“丝路”一词,可以看作是“丝绸之路”的简称。随后,国内出现了“丝道”“贩丝之道”“运



张掖平山湖大峡谷 杨 潇

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西行,通过甘肃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西域)地区,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等地,连接亚洲、欧洲的交流和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在我国境内所通过的地区,主要是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区。《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就是将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与所经过的重要地区——西北紧密结合,探讨其间的关系。

本书首先将西北史地和丝绸之路置于“东方学”的视野下进行讨论,而“东方学”是一门以研究东方历史、地理、民族、文化为重点的学科群,它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治学的主要方法。“西北史地学”是面对西北边疆的危机,我国学者“经世致用”,自发地从事有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与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时间和学科的特点相近,研究的方法也类似。

“丝绸之路”则是在近代中亚探险的背景下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中国的考察共七次,他的考察既有学术的目的,同时还有为列强提供情报,便利其经济扩张的目的。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回国后,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

李希霍芬到中国考察时,并没有到达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他对丝绸之路线路的了解,主要来自文本而非亲身经历。他并没有研究中亚史地,“丝绸之路”一词也是他偶然、无意间提及的,所指也仅仅是从中国长安到中亚之间的东西交通路线,并将其理解为一个基本上笔直的道路。在《中国》第一卷中所附的“中亚地图”,历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线路图,其所描画的“丝绸之路”,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这并不是实际的“丝绸之路”,而是他心目中的“丝绸之路”、他想象的“丝绸之路”。其目的是按这条线路修建铁路,方便将新疆的煤炭运出去。

虽然“丝绸之路”是在西方对东方侵略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出现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性。因为“丝绸之路”的提出或“丝路学”研究,与东方学一样,都有其科学价值。

本书在宏观研究的同时,还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微观探讨,如《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西城”和“西域”,丝绸之路的交流功能——双向共赢,丝绸之路的交流特征——转输贸易等,尤其是用较多篇幅辨析了“丝绸之路”一词在我

甘版图书

## 老树苍劲梅花香

□ 焦玉洁

近日,《阎仲雄作品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阎仲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任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沉浸在他的作品集之中,不由让人感到震撼。

阎仲雄的艺术实践,是从他在阿干镇煤矿当矿工时开始的。当年,三十岁的他有一幅宣传画被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随后,他的油画《月伴情歌行》入选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并获奖,浮雕《过去、现在、未来》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根艺《鱼跃龙门》入选第一届根艺精品展并获奖。未几,一年之中有根艺三次入展获奖,同时发表艺术论文《根的艺术》……此后五年间,有九件根艺、盆景、国画、书法作品入选国、省展并获奖。在艺术探索与实践的道路上,他不舍昼夜,倾心创作,在四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有60余幅(件)作品入选国家级、省级展览,获一等奖、金奖、二等奖、优秀奖共13次。同时完成了秦腔耿派脸谱的创作、整理和绘制。

在《阎仲雄作品集》中,可以看到入选作品的数量、题材、款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其构成主要为工艺美术、秦腔耿派脸谱、油画、国画、书法五大类。其中工艺美术又分为浮雕、盆景、根艺三种。国画涉及山水、花鸟、人物等。

阎仲雄在工艺美术、油画、国画、书法等诸多领域的艺术成就均十分突出。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比如孔子、老子,抑或是屈原、陶渊明等,望去雍容大度,目光深邃。至于那些老树横斜、枝叶扶疏、团花簇锦的紫斑牡丹,那些老树苍劲、细枝高低、嫩蕊扬芬的梅花,皆是阎仲雄以热爱生活的满腔热血所铸就。枝枝叶叶,一笔一点,用他独到的艺术语言向人们抒发他的内心情感,他的理想世界。尤其是他的陇中山水作品,描绘出的山峰沟壑、村落农舍,处处是他热爱家乡,向往林泉生活的写照。至于他的书法,行书取法王铎,写得气势磅礴,满纸云烟。漆书深入金农,下笔浑厚古拙,苍茫大气,自是豁然沉着性情的流露。

阎仲雄国画作品构图设色用笔,均已达到随意挥洒的无我境界。不仅是画面空间的独特,笔墨的独到,最引人入胜的是他融入笔墨色彩中、题款用印时淡淡的文心诗意。画家陈天铎评论说:“诗贵淡

而不贵浓。没有了淡远和空灵,就谈不到诗情。没有与诗情相应的笔墨,自然也就谈不上画意。因为画意是透过形式美感,传达给人们的一个深层次思考,而并不只是停留在悦目的浅层次上。阎仲雄在这方面的表达,是作了深入的思考和选择的,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所以能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一个好的画家,首先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化人。阎仲雄将文学修养渗透在美术创作中。他在《陆羽品茶图》中题款:“陆羽,字鸿渐,唐复州竟陵人,上元初隐于苕溪,自称桑苎翁,闭门著书,诏拜太子文学,不就。以嗜茶名世,著茶经三篇,民间祀为茶神。”他赋诗题《金冬心梅花诗意图》云:“老夫作画气化神,东抹西涂任性情。大笔写就古拙枝,小毫轻点蕊与蕾。清水撞墨苔已成,白粉衬花韵更清。用笔玄机天成就,难倒作假伪画人。”又题王冕《梅花诗意图》云:“风风雨雨几十秋,忙忙碌碌两鬓斑。老夫不作媚态图,只有倔强古树桩……”其古文功底、文心慧意已显一斑。

(《阎仲雄作品集》,阎仲雄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评

## 节气中的生活之美

□ 汪丽红

韩良露的《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堪称一部二十四节气生活词典。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该书中,作者梳理了中国数千年古老历法,旁征博引两百余篇诗词典籍,完整解读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诗词典籍、养生美食……作者将古老的文明、传统与习俗蕴藏于日常生活细节之中,让人领略到节气中的生活之美与民间智慧。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天文、气象、物候、农事与文化的丰富内涵。作者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将这些元素巧妙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中。惊蛰常伴随着这个年度第一次的雷鸣,称之为春雷一声鸣。惊蛰也是天地为春耕布置的一个舞台,农谚云:“过了惊蛰节,春耕不停歇。”北宋诗人秦观的《春日》写道:“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将春日雨后的景色、花卉的姿态以及蕴含其中的情感生动展现出来,给人以清新、雅致的美感。

在书中,作者将二十四节气视为生活的指引,教会我们如何依据自然的节奏安排饮食、作息与身心修养。在春天播种的作物,有的在立夏已经可以收成了。像樱桃、青梅与覆麦,在立夏时即可品尝,古人称之为“尝三鲜”。立秋,在秋日养生的观念中,表示已进入养阴的时节。立秋后,肺功能开始旺盛,容易躁动,如果情绪悲哀,更容易伤肺气。古代秋日养生,最重心志的安定,要“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

美食是作者描绘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的一抹亮丽色彩。她详细介绍了各个节气的时令食材以及与之对应的传统美食。春天吃荠菜饭、

香椿豆腐、凉拌春笋、炒豌豆百合等春令菜,不仅饱口福,亦调养身心。从雨水时节的春笋、菠菜,到小满时的苦菜、蚕蛹,再到大寒的年糕、八宝饭,每一道美食都是季节的馈赠,饱含着大地的气息和阳光的味道。作者不仅分享了美食的制作方法,更深入探讨了食材的营养价值与养生功效,以及美食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情感寄托。

书中旁征博引两百余篇诗词典籍,使节气知识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感染力。杜甫的“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唐朝人在立春时吃春盘的热闹场景;欧阳修的“南风吹原头吹百草,草木从深茅舍小。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则生动地描绘了小满时节的田园风光和丰收景象……这些诗词的引用,不仅让我们对节气有更直观的感受,也让人领略到古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该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自然与生活之美的大门,让人们在节气的流转中重新发现生活的诗意与价值,认识到节气的魅力和生活的美好。希望更多的人读读这本书,在二十四节气的轮回中,感悟生活之美,传承中华文化,守护传统文化的根脉。

(《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韩良露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系,以便为您付酬。

动态

### 《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出版

近日,160多名敦煌学学者耗时6年编纂而成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项目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中宣部牵头实施的“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对季羨林版《敦煌学大辞典》进行全面修订和系统增补,是一部总结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中国敦煌学研究水平、适应敦煌学学科发展需要的大型专科辞书。

《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充分吸收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内容编纂方面,词条数量由6900余条增加至1.2万余条,图片数量由600余幅增加至1200余幅,字数由240万字增加至400余万字,不仅全面增补了20世纪以来重要的敦煌学考古成果和重要的敦煌文献刊布与整理研究成果,还系统增加了现代科技在敦煌学研究与应用方面的词条,现当代重要的国内外敦煌学人物类词条,与敦煌古代历史相关的人、事、物类词条,以及第一版未收录的其他重要门类如碑铭赞、尊像画等。在内容呈现方面,全书精装两册,全彩印制,并在插页的部分图片旁添加二维码,通过扫描即可浏览“数字敦煌”中的敦煌石窟艺术瑰宝,满足读者“云游”敦煌的多样化需求。(王 郢)

滴水藏海

## 中西文化里的蛇

□ 曾泰元

互通,二者俱尊,用以比喻非凡之人,譬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在深山大泽这样的非常之地,孕育着龙蛇般的非常之人。

后来,龙蛇出现高低分化,开始用龙比喻英雄,用蛇比喻凡夫。马致远的《夜行船·秋思·乔木查》:“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任由坟冢荒芜,断碑横陈,英雄凡夫无法辨识。

在西方文化中,蛇给人的联想多为负面。有两条来自西方文化的著名的蛇,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是古希腊伊索寓言故事“农夫与蛇”中的蛇,它成了忘恩负义的代表。二是传说中引诱夏娃偷摘智慧树果子的蛇,被认为是魔鬼撒旦的化身。

希腊神话中的蛇也有正面的形象,主要化身为蛇杖,影响广泛而深远。这里的蛇杖是蛇盘绕的笔直节杖,分为单蛇杖和双蛇杖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单蛇无翼的单蛇杖,是有“医神杖”之称的“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由一条蛇盘绕着木制节杖而成,这是医学和医疗保健的标志,世界卫生组织就用来作为徽标。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的医疗之神,常见形象是手持单蛇缠杖,对患者施以起死回生之术。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蜕皮,终其一生反复进行,象征再生与回春,体现了医疗的本质。

医神杖的蛇象征了二元对立的矛盾综合体,生与死,疾病与健康。

第二个版本是双蛇有翼的双蛇杖,是俗称“商神杖”的“使者杖”,这是希腊神话的众神使者赫尔墨斯的节杖,也是罗马神话的众神使者墨丘利的节杖,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使者的

标记。赫尔墨斯(或墨丘利)不只是众神的使者,也主管商业、贸易、谈判、旅游等众多领域,常被描绘为手持双蛇杖。这根节杖被两头相对的两条蛇缠绕,此意象与古人的蛇崇拜有关,如今观之,两条蛇或可视为交流的两个主体。杖顶有双翼,象征飞行的速度。然而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这根双蛇的商神杖后来常被误作单蛇的医神杖,成为医学的象征,正统的医神杖反而受到了冷落,成了少数。

由此可知,在中西方文化里,蛇都不是全然负面的,而是善恶兼具。就像蛇有蛇毒,能致人死亡,但毒也可能是药,能救人一命。

(摘自《光明日报》2025年2月7日)



瑞兽之巳蛇 黄晨宇